

第二十卷

葉聖陶集

叶圣陶集

第二十卷



西行日记下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(苏)新登字第003号

叶 圣 陶 集

第 二 十 卷

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

责任编辑 缪詠禾 常烽岚

出版发行：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

(南京中央路165号, 邮政编码: 210009)

经 销：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

印 刷：江 苏 新 华 印 刷 厂

(南京中央路145号, 邮政编码: 210009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5.625 插页 7 字数 320,500

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600 册

精装1,200册, 平装1,400册

ISBN 7—5343—2013—5

I·86

定价: 平装 6.90 元

精装 10.40 元

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, 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一日，摄于成都郊外作者租
赁的农舍的院子里。坐着的是老太太，抱着不到半岁
的三午。照片的右边是作者夫妇，左边是至善夫妇。

二月十四日，早朔六。鐘以昨文，又得數百言，完篇。題曰「對徐子鏡書也似反感」。即索與朋甜語，總算又了一條。昨鼎翁交來丁聰所賦「玩冬圖」一帖，乃余題之。圖後方各色人物，皆可款可款之象。飾色，用墨畫筆，法。詭刺意味甚重。余似一踏沙約一石。

現象如斯，人間何世，兩峰鬼趣從新製。莫言嬉笑入丹青，須知中有傷心淚。空聊荒淫，有為陽腐，並存此土殊堪痛。彭君要與半邊兒，筆端佳元如初雲何。

即題其上，又為雪霽錄三象書。天已放晴，午後尤暖如，水仙盛開，春意滿窗。因日未暇晴去，今夕始止酒。二言三言由松元題去晚餐，松元以三言贈之，意即以此仙錢，共請可感也。

二月十五日，星期日。開帖以文，預備付一新紙。所為信言而中止。至時，至中，少休，至萬多，松元更錄小窗相敬。修家至一時過始集，皆趙鍾楫來訪，因辭謝而歸。聽松君談延與諸事。三時，僧出遊首書時，松元起提皆有所得。仍共進余茶，留二君飲酒。酒後，松元友人

目 录

西行日记 (下)

一九四二年

五 月(全录)	3
六 月(全录)	25
七 月(录三十日)	44
八 月(录二十六日)	61
九 月(录二十四日)	69
十 月(录二十四日)	77
十一月(录二十五日)	84
十二月(录二十七日)	92

一九四三年

一 月(录二十六日)	100
二 月(录二十二日)	107
三 月(录二十七日)	113
四 月(录二十六日)	122
五 月(录二十七日)	130
六 月(录二十七日)	138
七 月(录二十六日)	146
八 月(录二十五日)	155

九 月(录二十三日)	161
十 月(录二十二日)	168
十一月(录二十六日)	173
十二月(录二十八日)	181

一九四四年

一 月(录二十八日)	189
二 月(录二十七日)	199
三 月(录二十六日)	210
四 月(录二十八日)	220
五 月(录三十日)	229
六 月(录二十八日)	240
七 月(录三十日)	255
八 月(全录)	266
九 月(全录)	283
十 月(录二十九日)	304
十一月(录二十九日)	317
十二月(录二十八日)	336

一九四五年

一 月(录二十八日)	350
二 月(录二十五日)	361
三 月(录二十八日)	374
四 月(录二十八日)	386
五 月(录二十九日)	401
六 月(全录)	411
七 月(录二十九日)	421

八 月(录三十日)	433
九 月(录二十九日)	448
十 月(录二十八日)	462
十一月(录二十五日)	474
十二月(止于十日, 录九日)	486
附录一:《蓉桂往返日记》小记	490
附录二:《蓉渝往返日记》小记	492
编后记	493

蜀茶日誌
下



一九四二年

五月(全录)

一日(星期五) 晨起写“国志”之社谈一短篇，然后料理衣服笔墨，准备启行。午后一时辞别母亲与墨出门。此行殆须一月以上，然意兴在于游览，并无怅怅之感。

二官三官送余至罗家碾，即乘车入城。至月樵所，彼托余数事。程受百亦来叙别。

公园中今日有工商竞赛会，于文化馆中见有旧日本刻工人所仿作西法木刻画，笔意颇不差，而观者均不甚注意之。

至陕西街晤彬然、雪舟等。未几，云波、启贤、泽芝、朝珍四人来访。彼等已接余信，意余未必成行，先至余家，复入城相访，情意可感。云波受子杰意以五百元授余，谓是路费。余以受之不合，却之。云波倡议小饮，遂偕饮于西御街某小馆子。饮毕遂别。

回至陕西街，再略饮黄酒。小墨在，以所作一稿呈余，略为修改。

十时就睡，已入梦而子杰来，起与略谈。彼无甚事，送别而已。余乃不复能酣睡，有数蚊虫嗡嗡作扰，直至天明。

二日(星期六) 六时离陕西街，雪舟、雨岩相送。至车站，知今日之车为卡车，票上虽有坐位号码，而车上并无位

次，只得坐于箱子铺盖上。所幸车为“新道奇”，系新自仰光运来者，机件精良，可无“抛锚”之虞。

八时登车，大家一拥而上。彬然与余不善竞争，遂不获靠边而坐于中间。开行时尚凉爽，停车时即觉日晒，热不可当。而坐时须用手足之力支持，又颇吃力。

车中有十馀位军官，皆往重庆受训者。彼等从前方来后方，聆其言谈颇有意思。

十一时在简阳进面点。经资阳、资中而至内江，已是下午六时。拘坐竟日，下车如重获自由。在中心旅馆看定房间，洗脸，即出而吃茶。旋仍进面食为晚餐。略买茶叶糖食，归馆酌茗吸烟，作一书寄家中，又写此日记。

三日(星期日) 晨六时许开车。昨日坐位又经争挤而变更，彬然与余仍守原位，但挤轧益甚，更觉费力。我人已不适于乘现时之公路车，未必系人家之专顾自己，不守秩序，实亦由我人之太无用也。

中午热甚，太阳当顶无所蔽，身穿双夹殊嫌不耐，然无法脱卸，亦只得忍受。唯览东川田野，丰沃滋茂，聊以娱心而已。直耐至下午五时始到重庆。计成都至重庆四百五十公里，车票价二百七十元，又加特快车票四十元，共三百一十元，特志之，以觐自桂回来时又将涨至若干数目。

出车站，茗憩于茶室，洗面喝水，如登天堂。六时至开明办事处，地点在米花街，今名保安路。祥麟兄欣然出迎。张梓生先生适在，范寿康先生本寓此，皆握手叙久别之情。

祥麟兄招饭于稻香村，四层楼客皆挤满。重庆近为令人节约，菜馆内不准喝酒(但酒店仍许卖酒)。喝茶吃菜，旋即

吃饭而已。其菜八色(菜亦有限制，八色已为极限)，所费一百五十元以上，皆云此店颇为便宜。可见重庆之一般生活矣。饭后在附近闲行一周，已不大认识，马路多开宽，房屋多由炸毁而重建，重建者皆低矮简陋。杂乱喧闹犹昔，煤气扑鼻犹昔，五官所触皆足以唤起印象——此乃重庆也。祥麟为预备铺位，即宿店中。

此行已无航空之望，缘渝桂线近无定班。彬然有一表弟瞿姓，为司机员，今夜来访，云不日有五车开贵州，可附载，即与约定。早则三五日，迟则一星期，准可开行。此是大幸运，若依常规向公路局购票，得票必无如此迅速，缘每日开黔客车只有一辆，购票颇不容易。

四日(星期一) 昨夜未得好睡。对门有一家印刷所，印机终夜不停。清晨防护团操演，步声呼声盈耳，颇忆廿七年寓西三街时情景。洗漱毕，与彬然偕入公园，思喝茶而公园中已无茶馆。望西三街一片瓦砾，不可辨认。欲望长江，烟雾迷蒙，未能清楚一览。当年离重庆时以为再来之日必且顺流东归，孰知今日重来，仍须为蜀中久客乎。

茗于苍坪街吴宫茶室，吃面。遂步行至观音岩，下坡往枣子岚垭，访李伯宁、宋蕴庄夫妇。伯宁将离此去桂，在桂自立营造厂，与我们结伴同行。闻徐盈、子冈夫妇住邻近，即往访之。二人壮健犹昔，殊可喜，约我们明日午饭。旋返伯宁所吃饭。

少休，至巴蜀学校访勘成、伯才。伯才方经大病，近正请假休息。二君治校，近以经费问题颇感困难，而又无法摆脱。视巴蜀校舍，几全部被炸而经简单之修理，不复如昔日

之整齐可观。房屋之大部已租与各机关，止留教室而已。国讯社亦在此，往访黄任之、杨卫玉二先生。仅见杨先生，谈少顷即出。

乘轿上观音岩，寄信与家中及雪舟。中苏文化协会有《送苏木刻作品预展》，入而观之。诸作皆不坏，问题似多在刀法之稚嫩，线条之少意味。遂乘人力车归开明。祥麟买大曲饮余。饭后写此日记。

五日(星期二) 晨起茗于广东酒家，进点。刘百闵、孔锡庸亦来，闲谈。刘亦将往桂林，其任务为迎“文化人”来渝。别时，刘言将寄口信与昌群，约昌群自沙坪坝来会余。

遂复步行至观音岩访黄任老，聆其谈论，甚快。其言谓为一作家必上承文化传统而及于今日此时之观点，又必大概审知世界情况而及于我国我人之观点。若纵不承往古，横不知世界，或纵与横俱备而不立自己之观点，皆难有成就。此言颇有理。陈纪喆自离教育科学馆，旋入职业教育社，任老知为余同事，邀来一晤，坐半小时而去。勖成坚约明日午饭，不可却，即定约。

遂至徐盈、子冈家，访其同居之沈衡山老先生。先生清癯而健，其日常生活由子冈照顾。聆其谈论，亦年老而精神不老者。即共饭，甚欢。二时辞出，返开明。

余独访王云五先生于白象街。商务白象街经轰炸，先生居一小屋中治事，眠食会客亦在此，而勤奋益甚，大可感佩。坐半小时而出。途中遇姚蓬子，询知老舍刻离城居乡，不获会面为怅。

返开明，彬然之表弟瞿君适来，谓开车尚需一星期。余

出门本期一个月，今为预计，二十日未必能达桂林，将来回来，觅车艰难，伴侣有无不可知，颇有即此而止之意。彬然谓既已存心到桂，还以不变方针为是。勉从之。

入夜，祥麟以开明名义宴客，至冠生园。久不吃广东菜，吃之颇有好感。一席价三百元，以今时言之不算贵。

归来听寿康、彬然谈运输困难情形。登床后与彬然谈国文教学，并及十五六年时之往事，至十二时后始入睡。

六日(星期三) 晨与彬然吃茶，以豆浆油条为早点。姚蓬子来访，谈一时许。作一书致洗翁、雪山。

十时至巴蜀。午刻吃饭，勛翁、伯才、彬然皆不饮酒，余独饮大酺一大杯，颇有醺醺之意。今日立夏，勛成夫人特为蒸咸鸭蛋，依苏俗人各一枚。

二时辞出，步行归开明。适昌群来访，同往生生花园吃茶。昌群今在中大任事，尚无不适，唯生活艰难，以后拟请其夫人亦出外任事。六时同入北平馆子进面食。散步街头，见一戏馆悬牌有大鼓书，其台柱为山药旦。昌群兴发，谓不妨偶一听之。遂购三票招彬然同听。其处为电影场，座位在五百以上，实不适于演唱大鼓。我辈座位在后，听之不甚可辨。仅有四人演唱，旋即继以电影，此所未及料也。电影曰《断肠花》，故事及表演皆绝无足取，唯女主角袁美云尚姣好而已。十时半散，腰背俱痠。与昌群为别，彼明早即回中大。

归开明，知颉刚两次来访，约余明日访之于两路口。就睡，与彬然谈至十二时后。

七日(星期四) 晨醒较迟，窗外雨如注。看彬然之文供社所编《初中国文》稿两册。

吴朗西来访，为别已三年有餘矣。君忙于业务，而仍兼顾文化生活社之出版事。聆其谈罗致文稿、待遇作者及推广销路之办法，皆有理想。最近将往金华，为其服务之银行设办事处，顺便运回存在上海之书籍。君知余能饮，邀往一家售绵竹大麵之店。自菜馆不许饮酒以来，酒店之生意大好，客恒不断，几如茶馆。例不许售荤菜，只备花生豆腐干。各饮酒二两，遂饭于粤香村，又吃茶于某茶室而别。所谓茶室，布置类咖啡店，茶一杯值一元五角。

余遂乘车趋两路口，访颉刚于组织部。其任事部分为部中之“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”，会中有通晓各族语文之编译员，将翻译党义文件，编撰常识书报，俾边疆各族之人与他地人同其文化水准。除此而外，颉刚又在中大任课，兼出版部主任，又为《文史杂志》主编。其繁忙特甚，然自己作研究撰文章，则不可能矣。谈半时许而别，返开明。颉刚告余元善迁居贵阳，经过时当往看之。

傍晚彬然作东宴稔友于小洞天，又上馆子吃饭。饭后闲谈甚久，余感疲劳。

十时后马宗融来访，谈复旦情形，谈望道、子展近况。君为回教徒，近颇努力于宣传回教教义，俾人共晓。老舍所为剧本《国家至上》即君所嘱托，特以回教精神为内容者也。君风度依然，语有妙趣，五十一岁，犹有童心。谈至十二时始去。

今日发一航空信与洗翁、山公，仍是昨书之意，因闻明日有飞机开出，寄此期其早达。又作一书寄家中。

八日(星期五) 晨起后独出吃茶看报，彬然自去访友。

缅甸战事似已结束，英军早退却，吾军亦退至滇缅边境。

归开明，闲看杂志。十时半刘清藻以汽车来迎，驱车至化龙桥金城银行总管理处，宋蕴庄小姐附载，往其亲戚处辞行。此系伯才代约，为该行业余进修会演说。金城建筑虽不十分壮观，而在今日已觉穷奢。其大会堂、办公厅、图书馆皆颇讲究。图书馆书库系山洞，障以铁门，不虞炸烧，书籍多数属于经济部门。在合作社吃饭。十二时半至一时半演说。其主持人嘱作修养方面之语，遂申敬业之义，语不甚畅。听者约一百五十人。在门首遇孙伏园，久不见面矣，握手叙旧。君近在《中央日报》社服务，顷亦来听余之演说。仍驱车而归，至蕴庄家下车，休坐其室中。

夜间，蕴庄之同居郑明德、梁闰放夫妇设宴。郑、梁二人昔在上海相识，余曾据其所历为据作小说《夜》者也。郑与彬然皆为杭州一师学生，来客三人皆一师同学。听各人谈其所务所见，亦复足长经验。九时返开明。

九日(星期六) 晨与彬然出外品茗，吃北平人所制之大饼。归来得二官一信，言我母发热两日，似是疟疾，已服金鸡纳粉。他人皆平安。余颇心念，即作一书覆之，令即寄一书至贵阳，俾得早读。

张梓翁来闲谈，即在店中午膳。设酒，余饮一大杯。饭罢甚倦，入睡两小时。醒来见彬然已外出，遂独自出行。见唯一影院映《尘世浮云》，记有人誉为佳片，遂入观之，实亦无甚深意。散场后吃茶食面而归。

彬然系往访其表弟瞿君，据称购买汽油证尚未办妥，动身尚须待三四日。余来渝已一周，颇感心焦，然亦无如何。